

熊本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Kumamoto University Repository System

Title	斷腸紀行 : 漢文 : 文苑
Author(s)	兒嶋, 星江
Citation	龍南會雜誌, 72 : 59 - 61
Issue date	1899-05-31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URL	http://hdl.handle.net/2298/5296
Right	

漢文

斷腸紀行

兒嶋星江

三島中洲曰讀者亦欲泣

女生三歲母病肺而父亦常在外令女不得受膝下宇育於是父躬拉女赴作州欲託之於外王母妹尾氏也將發母在尊上顧女欲言未言而目先泣矣女不解其意執父手欣然上車出門曰翁々賜好菓門外送者皆惻々而父陽先斷名曰斷腸紀行者叙其情也

父獻吉郎手記

明治戊戌六月十二日午牌拉女新橋友人某先在焉蓋欲送予也女莞爾曰阿叔何之某戲曰欲與阿嬢偕耳女大喜已而駕瀛車經品川抵川崎女覺某不在怪問曰阿叔安在哉余語以已去女艷然罵某不已

又曰塗人且醉島阿翁斷腸如何哉

從橫濱抵程谷女已倦瀛車問予曰將往何地余告以樂地女半信半疑焉已而到山北時已薄暮加之數過糞道女驚怖不措泣曰歸去來余叱曰勿泣也觸同車諸客之怒女爲拭涕而每逢一驛潸然曰歸哉歸哉辭氣惻欵如訴如怨於是出玩器與菓鹹皆平生所嗜而不少顧衆皆酸鼻曰胡爲不與母氏俱余飲泣不能對及達靜岡遂下車聽女之請也已下車女忽開愁眉蓋以謂歸家也及就逆旅詰以非母家不肯更衣而就寢婢僕交慰諭之輒怒唾其面入夜始寐然其夜聞車聲輾然驚起乞歸者三

十三日卯牌將乘瀛車女見之戰慄不已余百方慰藉遂乘女曰奚爲不歸乎余僞曰將歸也女欣々有喜色倚窓遠望喃喃而語琅々而歌如忽忘其憂者會路傍有村庠女指點之

又曰可憐可憫

又曰同賞之而心則泣矣

又曰一字一淚不能再讀

又曰心畏怖口不能言其情可最憫

又曰女在東京呼余夫妻爲王父母見眞王母不得不怪

又曰讀者亦到此心始降矣

又曰遲々而去其情可想

三復君代之歌余甚賞之輒請入學不已其意在下車也己而又過寶道女自掩耳而默然者久之迨到名古屋女酣睡余熟視其狀獨謂嗚呼汝亦何辜乎生三歲離母膝下而與父適千里汝知其故乎母命追且夕昔者汝之別母也余恐汝之不能再見母汝果知之乎胡爲怡々而出門汝之不知之乎又烏爲眷々於家昨之泣者余固知汝之情今之睡也果夢何事欲泣則恐人之笑欲不泣則情不能余獨恨吾眼之多淚耳既而到夫垣女眠始覺采茶菓蓋自昨發新橋至此始飲食焉其畏怖可知矣日暮達京都宿焉此夜女又不更衣夜半夢醒乞歸者數矣

十四日欲少慰女意竟日少在京抱之散步市中至京極坊左顧右指品紅隲素或買簪或采衿或視猿技擊節而喜吾心亦樂入夜發逆旅經神戶到岡山則東方明矣此間女一睡而莫知也

從岡山僦挽車沿旭水北行八里抵福渡村午餐復上車行八里達額田河村卽外王母之所在也王母知余等到率兒孫倚門而待余遙指之告女曰王母在彼女不信焉而視衆出迎亦嫣然

後三日宿妹尾氏見女之親昵家人我心始降矣而夜則非吾辱不寢余切憂之十九日味爽余辭妹尾氏而去時女猶昏睡不識女破夢之後果何如哉

三嶋中洲曰女母卽余妻妹尾氏姪女也余養之嫁兒嶋氏而母患肺殆二年近極衰憊不能育女醫又恐其疾之染女於是余斷然割愛勸託之王母故有此行也然女視余夫妻爲眞祖父母余夫妻亦視之眞孫不啻則臨別斷腸不減其父母故及評此篇筆與泣

共下不能率讀

長尾雨山曰母臥重病不得字幼孩父懷之而違託於外王母之家人生恨事寧有過之者哉唯聞其事而我矜既露矣及讀此文備悉委曲至痛至切胸亦欲裂不覺熱淚之迸紙也他人猶如此況於吾兄乎斷腸二字實可以掩此篇矣嗚呼文之能移人一至此乎抑亦動情之動人乎

論名

井秀岳

人誰不欲令名乎欲而弗得者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而徼倖於一時者將奈何百世之謗乎故能由其道而行乎則不容於當世亦可窮死乎蓬蒿之間亦可竄謫于嶺海之陬亦可百世之下豈無知已而可哉千載之後寧無令名而止哉孔孟老死於窮阨而其名與教不枵於萬世以由道故也然則君子之所以求令名者無他焉唯道之由而已何暇顧與窮哉雖然去賤就貴辭貧居富惡辱好榮捨窮取達人情之所同然也雖君子乎亦莫不然惟其君子不欲舍道而苟得耳夫趙孟之富可以助人可以富人可以惠孤獨可以恤鰥寡仁義可得而行令名可得而博焉然則富貴而後行仁義求令名亦可乎富貴豈必與令名相讎哉而君子不爲苟得者何也惟恐其趨利之急或失其本心至於不可以救也然君子何苦而不求何苦而不取乎今夫扶摘人之惡以爭利如呂惠鄉者有焉日殺不辜以求富如盜跖者有焉其人非不智也其性非不善也而暴戾恣睢爲天下所惡姦邪譎詐爲君子所誹者豈非以爲利慾失其本心哉是以君子之於富貴非不欲其利也惡其不義耳故雖視不